

任贤勿疑

□ 石志刚

历史上“忠而见疑”的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，这是由于决策者在听取言论的时候，受到了舆论的左右尤其是谗言的影响，对所信赖之臣产生质疑。刘邦雄才伟略，其谋臣陈平足智多谋，但当刘邦听到对陈平的质疑时，还是对陈平产生了怀疑；英明的汉文帝，其将魏尚如此忠诚，被人诬告时，也差点丢了性命。

《尚书》中说：“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，疑谋勿成，百志惟熙。”意思是说，任用贤才勿存疑心，去除奸佞不要犹豫不决。心中怀有疑虑，有好的谋略也不会成功。这就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，要么不用，用而信之。

有一种“信”是在将领实权在握、功高震主的情况下，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加。汉光武帝刘秀手下有一个叫冯异的将军，作战有功，为人谦虚，论功时常坐大树之下以避功赏，人称“大树将军”。冯异手握重兵，在关中作战时，被人诬陷其挟威自重，刘秀却给予冯异无比的信任：“将军之于国家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。何嫌疑疑，而有恨意？”

有一种“信”是在对政治谣言充斥于某人身上，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加。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躲避战乱到江东，受到东吴孙权赏识，被委以要职。当其弟诸葛亮为刘、孙联合之事来到东吴，爱惜诸



娄师德与武则天

葛亮才华的孙权希望诸葛瑾能通过各种办法将诸葛亮留在东吴，为其效力。诸葛瑾回答孙权，虽然自己与诸葛亮是亲兄弟，但是诸葛亮选择刘备，自己选择东吴，君臣名分已定，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事业。孙权表示理解，进而增强了对诸葛瑾的钦佩。后来，诸葛瑾奉命到益州去见刘备，与其弟诸葛亮“俱公会相见，退无私面”，以示其忠。再后来，孙刘联盟破裂，刘备率大军讨伐东吴，诸葛瑾写信给刘备，责备他不该为报关羽之小仇，而破坏孙刘联盟，放弃恢复汉室大业。此时，政治谣言四起，说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，有这个身份，还派亲信与刘备联系，有可能投降刘备。孙权表示出对诸葛瑾的莫大信任：“孤与子瑜（诸葛亮）有生死不易之誓，子瑜之不负孤，犹孤之不负子瑜也。”然而，对诸葛瑾可能投降的谣言仍然不止。东吴主持对蜀作战的大将军陆逊明确希望孙权再次表态，以消除谣言。孙权致信陆逊：“子瑜与孤从事积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明究。其为人，非道不行，非义不言。”同时，孙权亲自给诸葛瑾写信，以示信任。随后，孙权对诸葛瑾始终予以信任。胡三省评价此事说：“观孙权君臣之间，推诚相与，谗间不行于其间，所以能保有江东也。”

有一种“信”是在过去有政治积怨的情形下，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加。赵匡胤在没有当皇帝前投奔随州大将董宗本，董宗本让其子董遵海与赵匡胤交游。董遵海虽然很有才华，但是性格粗鲁、做事鲁莽，常因小事辱骂赵匡胤。赵匡胤不堪其辱离开董宗本。等到赵匡胤登基当了皇帝后，为国选才，不计前嫌，打算录用董遵海，使其为其效力。当董遵海得知赵匡胤在寻找他，非常害怕，担心赵匡胤找其算账，打算自杀。董遵海之妻告诫他，等你见了赵匡胤后，看看情况，再做决断，堂堂大宋皇帝，还会为小事忌恨你吗，说不定还会因

祸得福呢。董遵海打消自杀念头，去京城见到赵匡胤，叩头请罪。果如董遵海妻子所料，赵匡胤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设宴款待，畅叙友情，只字未提过去不愉快之事，且委以重任，任命他为驻守西部边关的将军。董遵海为报知遇之恩，上任后，严守边关，屡立战功。

有一种“信”是在遭遇抨击甚至处于对立关系之时，统治者仍然能够对其进行嘉赏。一代女皇武则天治理天下的气象被赞为有贞观遗风，其对有才之人的信赖颇值得称道。武则天的胸怀和格局影响了其下大臣的行事风格。武则天时期有两个名臣，一个是狄仁杰，一个是娄师德。狄仁杰能够成为武则天时期的宰相，离不开娄师德的推荐。等到二人在朝中同为朝臣，狄仁杰“颇轻师德”“频挤之外使”，而受轻视、被排挤的娄师德没有表示出怨恨、愤怒的意思：“师德知之而不憾。”洞悉群臣心态的武则天叫来狄仁杰并且向他提问：“‘师德贤乎？’”狄仁杰回答：“为将谨守，贤则臣不知。”武则天又问：“‘师德知人乎。’”狄仁杰回答：“臣尝同官，未闻其知人。”武则天对狄仁杰说：“朕之用卿，师德实荐也，亦可谓知人矣。”随后，武则天“因命左右取篋篋，得十许推荐表，以赐梁公（狄仁杰）”。听了武则天的言语，看了娄师德推荐表后，狄仁杰“大惭而退”，叹曰：“‘娄公盛德，我为其所容，莫窥其际也。’”娄师德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宽容狄仁杰所为，实为自我忏悔亦说明娄师德没有看错人。如果娄师德因为猜忌质疑狄仁杰，唐朝有可能失去一个贤良之臣。幸运的是娄师德选择了对狄仁杰的信任，没有选择邀功，没有选择发出埋怨之言，可谓聪矣。



百姓攀车卧轍乞留任的太守



□ 刘立祥

侯霸（？—37年），字君房，河南郡密县（今河南新密东南）人，东汉初年名臣。侯霸深得光武帝刘秀的器重和信赖，为东汉初年的政权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。成语“攀车卧轍”和“笃志好学”都出自于《后汉书·侯霸列传》。

笃志好学

据考，成语“笃志好学”出自《后汉书·侯霸列传》：“霸矜严有威容，家累千金，不事产业。笃志好学，师事九江太守房元，治《谷梁春秋》，为元都讲。”侯霸学养丰厚，又正直无私，声名遐逝。

汉成帝朝，侯霸被任命为太子舍人。

新莽政权建立以后，侯霸调任南阳郡随县县宰（县令）。随县地域广袤，山峦起伏，江河纵横，濒临湖泊，不法之徒多啸聚山林，结伙为盗。他们勾结豪强恶霸，打家劫舍，欺男霸女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历任官府束手无策。侯霸到任以后，深入百姓之中，调查摸清盗匪囤伏的来龙去脉，雷厉风行，迅速组织起武装力量，分头捕捉山贼，大张旗鼓地杀掉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头目，盗匪受到震慑，随县境内渐渐恢复了清静太平。

随县缉盗安民为侯霸赢得了文武兼备明于治乱的威名。

后来，侯霸被擢升为执法刺奸（新莽朝设官名），刚正不阿，无所畏惧，特别是纠举豪强权贵，从无丝毫忌憚。

不久，侯霸又迁任淮平郡大尹（太守），治政有方，体恤百姓，贤良能吏的美誉不胫而走。新莽政权倒台后，群雄

割据，天下大乱，侯霸安定全郡吏民，凭险据守。经过艰难苦撑，终于使淮平郡在天下动荡之中安享清平，使得全郡百姓免遭兵燹之祸。

攀车卧轍

更始元年（23年），更始政权建立，更始帝刘玄遣使者持诏书前往淮平，征召侯霸入朝任职。

百姓闻讯，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蜂拥而来，“百姓老弱相携号哭，遮使者车，或当道而卧。皆曰：‘愿乞侯君复留期年。’”他们有的横卧道路正中，以身体阻挡使者的车子前行；有的手拉手组成人墙，表达对朝廷旨意的抗议；更多的人呼啦啦跪倒一大片，请求使者回复朝廷收回成命。

使者被这样的场面惊呆了。目睹此情此景，他们对侯霸在淮平的深孚众望有了切身的感受，担心众意难犯，也害怕一旦侯霸接受征召，淮平郡会发生动乱，始终不敢把玺书授予侯霸。出于稳妥的考虑，随即把遇到的情况写成奏章，向朝廷汇报，请朝廷给予明确指示。

恰在这时，更始帝刘玄失败，因道路不通，奏章没能送出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股肱之臣

建武四年（28年），光武帝刘秀征召侯霸，这时淮平已稳定多年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有再次阻拦侯霸，他随后应诏前往寿春觐见。刘秀一见侯霸便欣喜异常，当即任命他为尚书令。

当时，东汉政权建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“时无典故，朝廷又少旧臣，霸明习故事，收录遗文，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

益于时者，皆施行之。每春下宽大之诏，奉四时之令，皆霸所建也”。刘秀对侯霸的器重和信赖由此可见一斑。

建武五年（29年），侯霸代替伏湛任大司徒，封爵关内侯。侯霸在职期间，明察事理，坚持正义，奉公无私，鞠躬尽瘁，为东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死封列侯

建武十三年（37年）正月，侯霸病逝。光武帝刘秀闻讯，十分悲伤，亲自前往吊唁。

刘秀在颁赐的诏书中沉痛地说：“大司徒侯霸广积善行，一贯清明廉洁，堪称百官表率。秉公任直，在职处理政事九年。依据汉家旧制，在任命他做丞相的时候，就应当同时封为列侯。可是我因军务繁忙，一直在外领兵征战四方，使功臣没能得到及时封赏。根据以往常例，封赏忠臣的规矩是不可逾越的，可惜没来得及封爵，侯霸便突然去世。我实在为之惋惜悲痛！”

于是，刘秀降诏，追封赠谥侯霸为刚乡哀侯，食邑2600户。由侯霸的儿子侯昱袭封爵位。

侯霸逝世的消息传到淮平郡，当地吏民哭声一片，人们自发地为他建起祠堂，一年四季前往祭祀的人群络绎不绝。

读《后汉书·侯霸列传》，一个笃志好学、孜孜不倦、忠贞爱民的为政者形象赫然在目。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张之间的对话：“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‘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’”居于官位不懈怠，执行君令要忠实。侯霸宦海一生，无论是主政一方，还是立身朝堂，也无论是身负何职，都干得风生水起，政绩卓然。特别是他在淮平郡太守任上，当使者持诏书征调其入朝任职的时候，当地百姓闻讯竟自发地蜂拥而至，攀车卧轍，万众遮途，恳乞侯霸继续留任淮平。

有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，侯霸这个太守当得怎么样，他又是如何勤政爱民，如何忠于职守，如何持身清廉，如何公正无私，如何造福百姓等等，所有这一切话语都成为多余。

逝者如斯。尽管世事变迁，沧海桑田，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”作为一种为政理念却永远不会过时。这是一种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崇高追求，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，也是一种志存高远乐以忘忧的高尚境界。

人物志

秦变

□ 崔 庆

秦经历襄公、文公两代人的努力，在关中平原西部点亮了星星之火。但立国不易，发展更难。在内部，快速扩张急需加强自身整合；在外部，强大的戎族部仍然虎视眈眈。这时，年仅10岁的宪公继位了。

文公太子秦靖公早逝，长孙继位，是为宪公，秦的总体战略保持不变。宪公深知曾祖和祖父的心意，迁都平阳，继续东进。秦充分利用周朝的书和许可，深耕岐山以西的领土，并试探向岐山以东发展。10余年间，秦伐荡社、驱亳王，取蕲氏，集中全力攻伐戎族，并吞小国，把势力范围从“汧渭之会”向东推进至“泾渭之会”。秦大刀阔斧的整合成果显著，然而就在这个成长的关键阶段，秦的君位继承发生了大事件。

年轻有为的宪公，22岁时英年早逝，留下了武公、德公、出子三个未成年儿子，长子武公为太子。秦两代君主连续早逝，公室的力量极大衰弱，朝政逐渐被权臣把持。宪公去世后，大庶长费忌、威垒、三父合谋，为了便于控制政局，废长立幼、废嫡立庶，立年仅5岁的出子为君。

武公东扩

这还不是最坏的变故。6年之后，三父等人再次翻云覆雨，杀了出子，这几乎是一次赤裸裸的政变。此后，三父等人选择宪公原来的太子，立为秦君，是为武公。权臣废立国君于股掌之间，还想以武公为傀儡，继续把持朝政。频繁而剧烈的震荡不仅令人震惊，也重创了处于成长期的秦国。

两经废立，又被权臣主动拥立为君，这在秦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武公可能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潜伏者，大智若愚。在权臣的眼中是一位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，才能在刀光剑影的乱局中赢得重生的机会。此时的武公不满15岁，但是很快展现出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和谋略。

武公刚登大位，就显露出英武之气。武公元年（公元前697年），寂静数年的秦军开展了一次重大军事行动。武公亲自率军征伐彭戏氏，“至于华山下”，将秦国的活动范围向东大大推进。这是一箭双雕之举：一方面，征伐彭戏氏明确了秦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，就是要全面占据富庶的关中平原，以图王霸之业。另一方面，武公通过亲自策划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，熟悉掌握政治军事资源，为

铲除权臣集团做周密准备。

武公对外小试锋芒，对内谋定而后动。即位仅仅3年，还未弱冠的秦武公突然发力，“诛三父等而夷三族”，彻底拔除了权臣集团。从宪公逝世，到武公真正掌握局势，将近10年时间，年轻的武公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默默积蓄力量，关键时刻以其睿智果敢一举扭转局势，雄烈之风可见一斑，“武”字当之无愧。

武公的东扩战略更为激进，攻伐彭戏氏其实已经突破了“岐丰之地”的束缚，已经有囊括整个关中平原的初意。同时，武公有着极强的战略平衡感，在向东拓展关中战略基本盘的同时，不忘持续巩固西方的陇右战略大后方。陇右是秦国发家之地和传统势力范围。在秦国集中经营关中期间，西戎诸部活跃起来，屡生事端。于是，武公十年（公元前688年），秦“伐邽、冀戎，初县之”。邽、冀两地位于现在的甘肃天水，都是陇右重地，秦武公不仅征伐两地戎族，还在两地置县，将其直接收归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。

秦地处边陲，相比中原诸国，国力不盛。对此，武公深感集中国力办大事、搞发展的重要性，矢志不渝地

探索强国之路，“县制”就是主要制度成果之一。

“县制”不是秦国首创，但纵观春秋战国时代，只有秦国对“县制”情有独钟，坚持到底。武公时代，各国对于征伐新得之地，要么保留其原有政治结构，允许其以“自治”的方式继续存在；要么消灭其原有的政治结构，分赏给高级臣属作为封邑，“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”。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武公的选项，他坚定不移地在秦国推行“县制”，加强中央政权对于国内各区域的直接控制力，强化中央权威。

秦“伐邽、冀戎”的第二年，也

就是武公十一年（公元前687年），“初县杜、邽”。邽、冀地处陇右，是征伐得到的“新地”，杜、邽地处关中，是需要全面经营的“熟地”。由此可见，秦武公推行县制是不遗余力的，试图用统一的标准重新规划国家治理框架。当然，此时武公县制的管理水平肯定不及孝公时代的大县制，更无法和始皇帝在全国采取郡县制相比。但这种变革是发轫之举，深刻影响了秦国，此举也被后世历代秦君所推崇。秦国原本偏居一隅，相对中原各国明显落后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县制让秦国获得了制度先发优势，攒足了发展后劲。

